

兩  
漢  
書  
疏

漢書疏卷之六

魏相字季孟涪人

上孝宣帝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  
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  
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  
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  
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  
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因如漢  
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田事  
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  
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大羊之裘食草萊  
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勸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子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  
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其  
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歲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  
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  
憂此臣乃欲發兵報讎臣之意於邊境殆孔子所

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

與平昌侯樂昌侯

平昌侯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

平恩侯

許伯太及子外祖

有識者詳議乃可

上從相言而止

上孝宣帝便宜事

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陳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貢誼詔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虞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

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

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始終

未得所繇惟思也繇從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

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餒

餓也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

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波音禁秣馬酤

酒貯積所以周急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

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

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

蓄尚謂之急蓄日蓄王制云無九年之蓄日不足無六  
年之蓄日急無三年之蓄日國非其國

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潯被災害民餓死於道

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如此也思賴明詔振拔乃

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賈忽臨秋收飲猶有乏

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菴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

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

德以撫海內上施行

相又數表易陰陽及采明堂月令奏之曰表請

之采謂  
操取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惑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禮記月令

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

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

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仁者生南方之神炎帝乘

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鉞

司秋金為義義者成北方之神項顓臾坎執權司冬

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

者誠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

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

治則乖冬興離治則泄天地之氣夏興坎治則電明王

天子祭天以牛，祭地以羊，祭山川以騂，祭五祀以雞。春官大司馬之官，掌四時之政。

治民事，而後以序。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

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

麻遂茂，或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

若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

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盜

姦宄所繇生也。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

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

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

第八天子衣服之制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今

於天子衣服之制書施行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今



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sub>續</sub>御史大夫

臣昌<sub>周昌</sub>謹與將軍臣陵<sub>王陵</sub>太傅臣通<sub>叔孫通</sub>等議春夏秋

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

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

禍殃年壽永究<sub>竟</sub>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

法之中謁者趙充舉春<sub>主一時衣服和</sub>李舜舉夏兒湯

舉秋貢禹舉冬<sub>高帝時自有</sub>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

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

節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sub>罷兵後軍卒卒</sub>

夫是錯時為太子家今奏言其狀臣相伏念

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  
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  
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相數陳便宜  
上納用焉

翼奉

字小君東  
海下邳人

對孝元帝策

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己酉地  
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  
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  
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害並臻  
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龍西部毀落

大王廟殿壁才飾壞敗縣縣道縣縣縣城郭宮寺  
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  
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甚至春  
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  
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關  
焉憐恤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藏振拯貧民  
群司其茂思天地之戒也茂勉有可蠲除減省以  
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  
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

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視曰示聖人見道然發

知王治之象故憲州上逮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

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

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邵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春秋有災異皆列

傳曰五際者自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易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

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

之以法說音悅言不悅法書而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

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

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陸分恩澤

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

齊詩聞五始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  
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事屬自然之類也亦不足  
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  
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  
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  
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  
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本陰在甲戌則太  
歲在子十一月庚  
寅日黃鍾律歷中甲寅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  
由是而知也  
寅年正月甲寅二陽中在寅本為仁義相成不為  
寅年正月甲寅二陽中在寅本為仁義相成不為  
寅年正月甲寅二陽中在寅本為仁義相成不為  
寅年正月甲寅二陽中在寅本為仁義相成不為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皆王位

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太令鐵

不能復

太令謂虛倉廩小關府庫之屬也復扶目反補也

陰氣盛矣古者朝正必

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

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

異姓五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

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

昌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

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

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

言能男女之好也

若杜陵園其已御見

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

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朱伯姬是矣伯姬魯成公女朱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唯陛下財察

上孝元帝疏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咎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臣臣奉廼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奉

事類彙編卷之四十一  
上經

得失者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縣而不  
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遠古制又宮室苑囿奢盛  
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蓄所由來又不  
改其本難以永正迺上疏曰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

盤庚成王時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遷乃遷都事見尚書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

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

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

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



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

度大各反計也

重民之財屢而不為其

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

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能

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當也必有

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

左擲成臯右阻龜池前鄉崧山後介大河

介謂

建營陽

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教倉地方百里者八九

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羗胡之難

難

臣所見一葉

葉

陛下共已亡為

共音

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

後長為萬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

誠難亶居而改作亶居武王舊也故

頌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獲緒治宮館不急之費

歲可餘一年之畜畜音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

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

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所任皆得賢材也

天下甫二世耳甫音甫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

失天下書則曰毋若殷主受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

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

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

天下雖未乂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品八世九主雖

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

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人事食菜故地比震動天

氣溷濁日光侵奪比類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

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

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

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求世

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下順太陰以東行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

乙亥丙子左旋之象到後七年乙明歲必有大

事之變漢書卷之六十一

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今圖書天子異其意各曰問  
下裁裁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  
又下裁裁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

李尋

字子長  
平陸人

說帝舅曲陽侯王根

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  
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  
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  
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

有中衰院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

說根曰

書云大

昭明

星陶說曰天視聽人君之行不可不畏慎也

蓋言紫宮極樞通

位帝紀

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極是共也

太一

一作天故曰位通帝紀也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太微天之南宮

也四門

太微五經六緯專術懸士六緯者五經之翼張

舒布燭

臨四海翼二十八宿星十八度舒少微處士為

北為輔

諸學之官為太微輔佐也故次帝迷女宮在

於此

易色輕畧於色不實之也天官上相上將皆顯

易色

輕畧於色不實之也天官上相上將皆顯

面正朝

朝上相各專一面而

正天下之朝事

要重

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

說說說之言任仇仇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

天喜小善也仇仇健貌謂魏杞于秦穆公之說

信而乃使孟明視西

孟明視西師而後於秦三

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

道

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

也

臣于盛衰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

運轉無幾可以保身命今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

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在

辰行任溪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繇曰繇繇謂言以

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詩迺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

也明君恐懼修正側身慎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當

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禍見往者亦黃四塞地氣大發

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與日月庶雄為

衆大寇之引也并前致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

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力華入宮謂小女持此獨未敢

問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宣關仍出旁宣關出水出

一、東井北極水銀天  
東井北極水銀天

二、日救漢於極陽之色  
日救漢於極陽之色

三、羽氣乘宮  
羽氣乘宮

四、水銀水  
水銀水

五、崩地動河不用其道  
崩地動河不用其道

六、擊見黑龍  
擊見黑龍

七、四丈地維星  
四丈地維星

八、見下有龍者  
見下有龍者

九、不憂不改洪水  
不憂不改洪水

十、亡期得  
亡期得

十一、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  
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



日月光精時雨氣應精謂光也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右曰

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天士

知天也諸聞葺伎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雪聞者若

此之徒皆疾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起邪陰湛溺大

陽陽與日同為主結怨於民為去聲宜以時廢退不當得

居位誠必行之凶災消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天文志云陰上

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今通停冬陽氣至及

炭和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推二至也諸

蓄水連泉務通利之脩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邪  
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記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輅放

也 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於是振

對孝哀帝

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  
問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  
異仍重 重直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  
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  
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  
過隨衆賢待詔 過食太官衣御府久污王堂之署 王  
在比得召見亡以自效 此復特見延問至誠自

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

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

開謂臣之瞽言

考

之文理稽之五經按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

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

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

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

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愛君就房有常節君不

脩道則日失其度暗昧亡光

暗與暗同

各有云爲其於東方

作日初出時

時作走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走

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

有所畏難日中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

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營謂也間者日亢不精光

則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

出後至日中產瘡瘡與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陛下志

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

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

聽女謁邪臣之態謹保阿乳母耳言悲辭之託斷而勿

聽勉強大誼絕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資財不可聽

以官位誠皇天之禁禁言失其光則星辰放流日夜

通立六天本不見其是也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問

天曰正畫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執臣聞月者陰

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品同也

百里則準其本所起經度其景妃后大臣諸侯之

矣也朔晦正終始強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

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

中北行光頭第一星夏道也與日同道者過軒轅

后受氣星為右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

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與去

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

色不足杖矣杖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言天下之

臣

下鄉愛土無疆那惡以崇社稷尊

本朝

得寵異令其盛強也

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也

五帝司命應王者號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

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

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

歲星爲帝  
填星爲女

主當以義斷之焚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仰

法部

入天門土明堂貫尾亂宮

角兩星爲天門房爲  
明堂星爲後宮

曰常占富尾先而今貴之尾爲發宮之義也

太白發越犯庫

發越疾就天  
庫也塞天障

充  
矢冠之應也。買黃龍入帝庭。

黃蘗煎

當門而出

感入天門至房而分與災感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

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焚惑厥弛厥弛動伎巧依

微言毀譽進類蔽善進其黨類太白出端門端門正臣

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謂太白金也止堂入房是也

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

毋忽親疏之微微謂其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

歲消散積惡歲歲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

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

以譴告陛下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

不見而為彗彗與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

家所歸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篤

同宜深自政治國故不可以威威欲速則不達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考與三年一考考黜陟也加以甄令

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

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

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謂於月小也與恐

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充舜

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去而

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

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此民耕桑辭言止書曰敬授人時此民耕桑辭言止

此民耕桑辭言止書曰敬授人時此民耕桑辭言止



經下以四時之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

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抱鼓之相應也

特擊鼓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尚書待中近臣直皆

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

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

娶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之氣陰陽之氣也北方天地

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也偏黨失

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之辭陰動而卑不失其

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

今汝頽猷澮晉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

二

百川者水貫也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

騰者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燁燁雷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

騰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皇甫卿士周室女隤之族也唯陛下留

意詩人之言少抑外戚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

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

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

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

乍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開

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

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當折之

之聞往者淮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  
孫弘等不足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  
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  
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  
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通人謂薦達賢  
材陵夷謂顛替  
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伏歷  
謂伏  
謂歷而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  
聞於四境殆聞之不廣收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  
養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

之言是故小過無求備以博英雋如近世

以言中必切蒙事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

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

言不取言邪偽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

官作亂帝崩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

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

先帝之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

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

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

官行能亡以異文不通一執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

就南畝

遺歸

以視天下

示

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

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避

死亡之誅唯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張敞

字子高河東平陽人

上孝宣帝封事

宣帝始親政事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

光子禹為太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

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

襄公大

夫田完有功於齊皆時其官邑延及子孫然後田氏莫

通氏分發李氏顯慶四年作春秋述盛衰之

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

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

於掌理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

宵光冥闇也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祲祥

經惟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

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聞者

輔臣顯貴威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

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

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

下必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

患苦今朝不聞直聲言謝述不進直而今明認自親其

文非策之得者也言失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達以臣

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

非完計也臣敢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達郡其路無

由恒直日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耿言不能文

也恒直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言伊尹為湯所見貢於

如五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

文翰事指我唯陛下省察上其善其計然不微也久之

上孝宣帝書

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敬上書請自治之曰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  
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  
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疊疊猶言  
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  
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訖盡它課諸事畧亦

如此臣敬愚驚既無以任思慮久處間郡身逸樂而忘  
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  
年時頗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  
不恤也



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敢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  
願盡力摧挫其暴霍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縣  
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上王太后書

王太后數出遊獵敬奏書諫曰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樂

葉陽后

也葉式

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

樊姬在王

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

日

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

堂則從侍母也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

人爲所以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今本  
后姿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從欲  
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聞於天子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于  
來今太后止后姬得有所法則臣下有所稱誦臣敬幸甚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

上孝元帝書

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  
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  
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

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

於天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諫去節自豐始

豐上書謝曰

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  
能否拜爲司諫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  
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  
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  
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  
書其罪綴謂也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却就斧  
鑕之誅却退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猶有刎頸

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仗節死誼之臣率盡苟今取  
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濁之氣  
上感于天淵亦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  
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亡然  
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  
無不容使尚書令光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  
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善善惡惡實善人也惡惡非司惡人也勉處中和順  
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宴音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

上孝元帝書

豐復書言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

於弟

魯隱公欲立公子伋齊而殺公子伋齊

叔武舒而殺於兄

叔武

魯隱公之弟也

成公討晉之難出奔陳使大

夫元

元即春秋之叔武也

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從髮走出

而先

期即春秋之叔武也

夫以四子之

行屈

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願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

使臣

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

補而

為衆邪所排令諛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

心知士

杜口沮壞此愚臣之所懼也

劉輔字河間宗

上孝成帝書

輔舉孝廉為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成帝欲立妃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

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遠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謂茂封時有白魚赤鳥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

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

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

卜窈窕之女

窈窕出開也

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地望

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遇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  
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  
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  
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市人及行於道路者朝廷莫肯一言臣  
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  
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承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  
繁掖庭秘獄漢書儒術儀掖庭詔獄令丞官群臣莫知其  
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

上孝成帝書

哀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榮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

罪狂狷之言也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

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憂竊見諫大夫劉輔

前以縣令永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

聖心者卓高遠也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

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托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

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悉

而已如有大惡宜畧治理宮與衆共之令無人知其昔

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歎簡子欲殺鳴犢又

死至河而歎也今天下心未豫也災異屢降水旱



迭臻變至方當隆寬廣問裏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  
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  
言所坐不著明天下不可戶曉不可家家同姓近臣  
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于掖庭獄公  
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而折傷之暴亟急人有懼心  
精銳銷與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  
德義之風也有敢諫之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  
神省察上遇從繁繁於家與少用之官也

西漢書疏卷之六終

西漢書疏卷之七

鄭崇

字子真

上孝哀帝書

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崇諫曰

時為尚書僕射

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書昏日中有黑氣今

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

封尚有因緣

孔鄉侯傳曼也高武侯傳喜也

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

度逆天之心非傳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

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

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

時亦罔有克壽

周書無龜昌言王者不知豫鑒之難故難唯從曉樂則致大喪無從鑒考也

衰世之君天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當國

答

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

重直教

以職事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

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

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

上

言請求者多

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冰

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躬治司隸孫寶上書

曰

上孝哀帝書

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  
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  
崇下獄覆治按掠將死卒無一辭按掠謂其擊問之也道路稱  
冤疑昌與崇內有讎介言有讎故宿嫌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  
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治昌以解衆  
心書奏天子不幾崇死獄中

母將隆

字君房東海蘭陵人

上孝哀帝書

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

韋英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時為執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

錢出用度當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平聲共養

勞賜壹出以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共得費別

公室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頒征伐迺賜斧鉞漢

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

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

其家備其家備也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

廢廢僭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  
還武庫上石

蕭望之字長備東海蘭陵人

對孝宣帝問

元節二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

問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問音宣帝自在民間聞

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問狀畸

宜無有所諱望之對

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

鄉使魯公察於天變宜亡此害齊音今陛下以聖德居

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嘉祥未臻陰陽不和

是大臣任政異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本心樹之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

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

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奏天子拜

匡衡字稚東海人

上孝元帝疏

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

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閉愚吏民觸法抵禁

比年大赦比類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

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踵入

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

以好惡此義也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威

之而安今天下俗貪於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蕪亂之

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罪者幸同

越道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是設刑不

改其原設法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恐

以為宜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孰廷者天下之積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二禮則民

不爭也循順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三行之素

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化也四者朝

有變色之言則下慕上五之忠上有自專之志則下有

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德則下有傷害之心六上有好利

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下之風行皆今俗吏

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尅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也聖

人之貪財而暴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

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非其天性自然由

臣竊嘗觀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厚於

行而旗於色

篇學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下伯好勇而

國人暴虎

詩大淑于山篇曰祖湯暴虎猷于公所將淑

之也公節非公也將謂請也淑莊公之弟大淑也淑快

虎取而獻之國人愛淑故請之曰秦穆貴信而上多從

勿快為之悲傷淑也狐女九反秦穆貴信而上多從

死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醉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享於

為作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

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唐風山

之下無冬無夏殖其鷺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唐風山

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黷道以正國有財不能用有

鍾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委子有車

故其俗皆各處而積財畜畜音蓄大王躬仁邠國貴恕

太王國於邠脩德行義我狄攻之欲得地以與之人人

也乃與其私禹度率沮陂梁山止於岐下舉國惟老幼

言化太王之仁故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謂

崇尚今之偽薄忤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

而人說之也言非家家皆到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

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

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

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

我後生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

壽考且安以此此成湯所以逮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

懷鬼方也鬼方遠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

俗無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效之

故依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

天人之際精祲有相盪積謂陰陽氣相浸善惡有以相

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

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靜者動謂地震也晦者同水旱之災

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

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共曰而更安集之不稱之效也

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罷

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度過也

謂除其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

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  
忠正遠巧佞放鄭聲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昭本覽六藝  
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  
匡失俗易民視匡正也易也今海內昭然見本朝之所貴道  
德弘於京師淑聞揚於疆外淑聞善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  
讓可興也上說其言近衛為先

上孝元帝疏

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  
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

愛幸寵於皇太子

肅論

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

休美也烈盛也二后又武也

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周頌閔予小子篇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

言成王常思

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垂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

復復之

下復扶

是以群下更相是非

更

民無所言

三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

釋樂成業

之業人情

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

遵制

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無念念也

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

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

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䟽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

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

節義聖王舒者戒於後時

廣心

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

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也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

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國雅美

德而為國風之者禮本冠婚冠義曰冠者體之始也婚義婚者體之本也始乎國風

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

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相內相與閨門

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與嫡同禮之於

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

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阼主醴也醴酒也貴於無酒

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



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

人動靜游宴所親物得其序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物得其序

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技巧

之徒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

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天下無為

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周頌祖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定其家從

內以及外也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卦彖辭

上孝成帝疏

元帝崩成帝即位衛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

之則曰

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戈射之虞

與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

之猶復加聖心焉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焚焚在疚詩周

予小子篇焚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憂也

以就文武之業大心之本也成臣又聞之師曰妃匹

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

天命全成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

母大上居尊上之佐者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

之統而理萬事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逑不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介言

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形見夫然後可

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士教之端也自上

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

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無

之人雖有技能則舟車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樂五

臣衡材驚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相助臣聞六經者

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

道之正分扶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情事故審六藝之

指則大人之理可得而和章才昆蟲可得而育此求求

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

物有節文以章人倫物事也事事皆有節文蓋欽翼祗栗事天之

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

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饗事也舉錯動作物得其儀故

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

可度以臨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詩諸侯正月朝覲天子惟道德昭穆以視

之視示又觀以禮樂饗禮迺歸視也故萬國莫不獲賜

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

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

望盛德休光

休美也

以立基賴天下幸甚

上結

孔光

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

對孝成帝

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傳太后

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敬用五事建用皇

極

周書洪範之言

如親言視聽思失太中之道不立則

生微存發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

時則有日月亂行謂之側匿

亂行失也出甚則疎傾

又曰六沴之作

沴音治惡氣也

歲之朝曰三朝

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

故

曰三

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

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書商高宗彤日之辭格正也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也

言異變之來起事

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助也

故災異數見

以譴告之欲其更改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

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言輕忽天戒簡傲詩曰敬之敬之

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言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語肅也

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詩言

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

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群臣

思求其故然後教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謔說之黨接

納斷斷之介援引也退去貪殘之徒進用

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

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孚命正厥德

高宗朕曰之辭言天既以於尊為符信言正德以順也

又曰天悲忱辭周書大誥之辭也忱誠言有誠道

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

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

福禱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太王上說賜光來帛拜為光

除禍較然甚明無可疑惑祿大夫從中三千石給事

薛宣

字慧君東海剡人

上幸成帝䟽

成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

䟽曰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

樂

周書亡逸篇言文王之德至於允執聖道刑罰惟中

中去

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疑不是是臣下未稱而聖

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

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

刺史所察事有



事信意舉勉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錯音直也至聞

私門聽讒後以求吏民過笑譴呵及細微責不量力言

人備於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關於

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

往勞來之禮不行去聲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南

也南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小推伐木之鄙語口苛政下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

事時宜明申教申教謂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

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

谷永字子雲

上孝成帝疏

御史大夫于永卒永上疏薦少府薛宣曰在宣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官工

也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也知也無所不知故

能官也御史大夫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

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

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致王功

不興致墮壞也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

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鼓下不

二剛茹柔大雅燕喜之詩云惟仲山甫舉錯

東亦不

當言其合時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焉胡崇

養善威德並行眾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

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減三輔之功效卓

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內史之也孔子曰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有兩府廣明也

聖朝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聖朝臣聞賢材莫大於

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

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自從也

法宣無私黨將

之助注陛下忽於公賈

用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

對孝成帝策問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符詔公車對曰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諫公

卿也整

又下明詔帥舉直言

帥舉謂公卿士相皆令舉也

燕見納諫

以求咎愆

帥曰抽繹者引其端也

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

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之

天心五事也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三

時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窮大中之

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六極一曰眚二曰惡三曰眚四曰眚五曰眚六曰眚

日食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

日食娶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蕭牆屏二者同日俱發

以丁寧陛下再三告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

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志在閨門謂留心妻失

中興與字下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妨繼

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

禁而執行禁而執行國家或亂陰陽請請也內則

力皆養以用國宗訓以愛

煇日以不滅蓋受命之文焉

皇極皇遠其有極立有言

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特別相曰

之位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

陛下所執之內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益

私之間以勞天下損益也故去淫溺之樂罷歸倡

優之矣天占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蓄也

為不善不當人心也一曰起居有常循禮而勤躬

結之不盡其樂化也

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之也包安心中思曰經曰  
繼自今嗣王其無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同書  
之也言從今以往無業嗣立之王毋過於未有身治  
酒毋放於田舊惟宜正身禁已也共曰恭  
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妾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  
所以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虞書堯典云  
嬪于虞謂堯以二女妻堯察其治家欲使治國而楚莊  
舞謀飭正二女以崇至德二女其德益盛遂受堯禪也楚莊  
忍絕州姬以成伯功臨弼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朝  
為盟卡師古曰冊是楚文王也莊王用申公詵臣  
之陳不納夏姬亦不棄用有貞也今此作冊傳屬之  
誤應氏託而家幽王惑於嬖如周德降亡魯桓負於齊  
齊之伯曰霸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而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





之者常侍侍中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

義濟濟謹乎無教戲驕恣之過好信則左右爾文

曰人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

治先正者左右正百官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遠功則亂

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

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虞舉母

聽浸潤之潛慝後朝貢卿之則抱功脩職之吏

無蔽傷之憂比周邪慝之徒不得工小人日

有文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其與之辭也言居官三年考其功三考又曰九德咸事

俊又在官虞書皋陶謨之辭言使九德之人皆用事俊

立急而恭亂而敬授而殺直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

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

制遠之道本九州治水關分更爲十二州更所離遠相

揚也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

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折者刑罰深酷吏行殘

賊也夫遠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

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

親萬姓親謂愛之也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

時薄收賦我毋殫民財殫音車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

業不苦踰時之役古者行役不論時不患苛暴之政不

疾酷烈之吏此雖有唐尧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

耳洪武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周書無逸之辭未有

德厚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

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故改則禍消福降忽畧簡易則

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威用六極周書洪範之辭饗

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言所行當於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

極已解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

此洪範之傳曰沴災氣也共曰共今三年之間災異錄

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

言不當天心也

上帝不豫

豫悅也

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

言

也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

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詠

對孝成帝問

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

永

所言令尚書即受之

永對曰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言不得上聞

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

有即

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

正不變政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要

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自謂如日在天莫能傷危也是故惡日曠

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

保其存者也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存不忘亡乃得保其安存陛下誠垂窺

明之聽無諱忌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

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

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

龍同姓之象也夏以建寅爲正應物在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

小之火臣因小以臣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

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

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憂

也次也謂斷

元年九月黑龍見其終日有食之今年二月

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發而

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

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臣沈湎於酒書曰乃用

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今文周書秦書之言自絕于天

之也四方之速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秦書之言

也言言四方之速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秦書之言

人親信使用傳而長之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小雅正月之詩滅呼反亦滅也言

之盛乃為褒姒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言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秦生

酒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秦生

泰誓奉終泰享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

是曰在中饒無攸遂家人二六文詩饒饒同食已言

必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與音詩曰懿厥勅婦為衆為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詩大雅瞻之篇懿美也燕魯之

婦人為衆如也象與惡声之為故以論焉又言建始河

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詩皇后及熏灼四方賞

等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上今之後起

天所不贊什倍于前謂趙李本從廢先帝法度聽用其

言官秩不當班釋王誅王驕其親屬

之文建始河

亂井等也為坑阱以害繁人也亂榜蜚瘡炮烙千

以火令罪人行其上而墮火中笑而為樂絕滅人命

主為趙李報德復怨亦報也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反

之明白者反而除之吏多繁無辜掠立迫恐立其罪名

至為人起債分利受謝言富賈有錢假託其名代為

之或受報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

也以昭其事王者必自絕然后天絕之陛下棄萬象之

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奴隸財物及厭高美之尊號好匹

夫之卑字成帝好微行更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教

客僇匹也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



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言醉散無恒亂服共坐流

嫖嫖溷淆無別閑免道樂晝夜在路閑免猶重典門

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

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以財為本財竭則下

下畔則亡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知承

大祭言當畏慎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

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緒謂功作改作昌陵反天地之

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徙起邑並治官館大興緣役

重增賦歛徵發如雨言其多也役百乾谿費疑驪山諫曰

勞役之加百倍於秦始皇弊散天下弊散五年不成而

資財之費比於秦始皇

後反故又廣肝營表肝營大也發人塚墓斷絕骸骨暴擄

尸極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妻降饑饉仍臻古

廣字乃流散穴食餓死於道以百萬數穴人勇反亦窮也錢乃通反篇

也公家無一年之畜蓄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

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大雅蕤願陛下追

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之鏡謂秦昭有不合

者臣當伏妄言之誅言上之所為遠於節儉皆與永言同漢興九世有九

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

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

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

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

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

昭然遠播異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漢祚邪

僻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反還也絕群小之私客免

不正之詔除除謂除穢悉還北官私奴車馬婦出之具

婦亦指字指克已復禮故貳微行出飲之過貳謂重為

日下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椒房玉堂

之盛寵椒房皇帝所幸也毋聽后宮之請謁除掖庭之

亂獄去炮烙之酷刑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

爲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購治宮室

關更減賦盡休力役關亦謂減削之也存卹振揀困乏

之人以弭遠方神古教字矯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便素

食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貨行固執無違賈職續也謂所

次第相續行之不謂夙夜整齊吏省無怠屢自觀舊愆

必改新德既章章時繼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

庶我可銷天命去就言去離朝社稷宗

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幸得備邊部

之吏不知本朝失得警言觸忌諱罪當萬死成帝出寬

又久無繼嗣教為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起等

等使因天網用之

對孝成帝問

元延元年永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

宮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

者之後進不能盡忠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

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

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亡之臣

易亡謂後世垂周文之聽下及錫範之愚有詔使衛尉

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心當傳

有官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充於言責之舉有官守之

任言下為國官當畢力竭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

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慮君死不

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極後寢以見達誠禮大

於正室亡於通室帶非曰史魚卒多極後寢以見達誠

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謂論張湯經曰雖身在

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周書康王之誥也言諸蕃屏之臣

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陲思慕

之心常存于省闕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憂臣

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素業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

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

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通天下之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

仁慈恩及行蓄詩大雅行蓄之篇曰數級行蓄率牛勿

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歸

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山蕃

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保變也右助也言為矢道妄行

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涵荒淫淫日婦言是從誅逐仁

賢離逐骨肉群小用事連連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

氣悖亂咎徵著卦悖中凶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

五星失行山崩水泉涌出妖孽並見

光帝與守同 饑饉存臻百姓短折萬物大傷終不改

惡治變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

宅大雅皇矣之詩也言天以紂為惡不變乃眷此而與之宅居也夫去惡奪

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

厚薄期皆有脩短時世有中季道德有盛衰仲曰陛下

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陽九之季也波三三之節紀

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遭無妄之卦運天必先雲而後

雨今無雲而雷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直百

天災異之是最大者也此取易之無妄卦無妄卦也直百

六之災院也三難異科難焉同會難謂也幸也也一日

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



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高祖以來三重以今

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重直三朝之會嘉月三日

朝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

乘三難之際魯畜衆多之災異蓄積因之以饑饉接之

以不贍彗星極異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饉之

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備德積善

况不隆不積者乎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

卒起之敗辛曰北宮苑園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閑之

處間曰徵舒崔杼之亂陳夏微舒殺其君平外則為諸

夏下主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

言諸夏內言也日有安也舉兵以火角為期

為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

心言也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之萌也

如草木萌牙者也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也願陛

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媒黷燕飲中黃門

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

綱之嚴脩後宮之政三綱君臣父抑遠驕妬之寵崇重

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懷和保至尊

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

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

矣今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

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

貞凶易屯卦九五爻辭膏者所以潤人肌膚膏盡則亦所

當開倉賑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者傳曰饑而不損茲

謂奉厥災水厥咎亡洪範傳試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

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易試占之辭也王者遭衰難

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人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

以共水共曰供無以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

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邵國二十一傷於水災黍黍不入

年饑饉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邵國五

自今三年後據也時也不可步也時也不

難矣業流散群也守也大異較納如披水

而無窮困如此官操常稅小自潤之時言

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

也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服膳災

至損服凶年不堅聖明王之制也堅如今也詩

云凡民有喪匍匐也之也論語曰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臣也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尊官

中御府均官掌畜廉操用度止尚繼室京師部國工庫

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關梁內

以救其急立遣使者循行風俗

石曼卿題

教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殷元元之心防塞

諸妄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

善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

少省愚臣之言

添畏大異定心爲善損忘邪志毋貳舊

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

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

耳對奏天子

其言

上孝元帝疏

射聲校尉陳湯坐免後上書言康居王侍子莽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

谷永上疏訟湯曰出陳湯傳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子玉楚大夫得臣其姓名也

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

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趙存廉頗馬服騶

氏說曰有憂者側席而坐蓋有敗也秦不敢窺兵井陘將也井陘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

有鄧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漠聲去由是言之戰兢

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

將率之臣

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

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

竊見

將率之臣

竊見

竊見

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念鄧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

加

恩

策慮億億義勇奮發

幅億億怒貌

卒興師奔逝

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踰遠也

遠集都賴水

屠三重城

屠三重城

斬鄧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

逋亡也

威震百

蠻武暢西域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

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

大辟音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院趙括以纖介之過

賜死杜郵

在咸陽西地名

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

卷潔血萬里之外

如席之卷

薦功祖廟告類上帝

謂以

天也

介子推不慕義以言事為罪

周晉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

尚加帷蓋之報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棄為

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

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以庸臣之禮

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介然猶也非所以厲死難之

臣也書秦天子出

西漢書疏卷之七終



西漢書疏卷之八

杜鄴字子夏魏郡繁陽人

對孝成帝方正直言策

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卿侯傳晏為  
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  
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常  
育舉鄴方正鄴對曰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穆公出當車以頭擊牆

勝乃擗出曰臣主無植於國而不如死也無公威禁而用百里奚秦以大路卜和獻寶則足

願之已辭卿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謹

諫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

男雖賤各為一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

之義婦人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魯三季紀孫殺

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

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納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

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

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暗與昏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

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欲

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

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謂天不言但以象指意告諭人

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陽明為陰所臨坤卦乘

離明夷之象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九于大後入于

言以善類於天也後入于地者傷賢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

毋以安靜為德不陰之效也言地富安靜而今乃占

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

是何言與曾子問從父之令可謂孝善閔子騫守禮不

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孔子曰孝哉閔子

之言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

就國高昌侯完去蕃自絕猶受封土黃龍制書待中

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傳也間未旬月則有詔

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蕭官奉使顯寵過故

及信陽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謂各私恩取備

君耳非有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

或典兵衛或將軍屯衛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勢世所希

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

桓雖隆魯焉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掩然日食

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

所言輒聽所欲輒隨皆謂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

功者畢受官爵此言也然則此言也元在是元在是

令昭昭以覺聖明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

在他由後視前念色非之色也於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

以為可計之過者行焉可計是計策之誤也疏賤獨偏

見疑內亦有此類言天子不自見其過也疑曰亦有此類

謂右宮嬖幸非理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

之至奈何不應石曰佑應謂應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

動謂雉非雞耳大風暴過成王怛然謂成王信流言

雷電以風示及大木折拔王頤陛下加致精誠思承

始初事稽諸古每事皆考以厭下心厭一瞻則黎庶群

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王嘉

字公仲  
平陵人

上孝哀帝疏

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正多所變動匡曰也正其承失者

嘉上疏曰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

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祖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

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

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

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

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赦

蕭敬其舉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

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張敞為東北戶

有罪尚死然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

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言使者上奏逮敞敞曰天子不下其事也下胡孫文

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

前世非私此三人會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

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章氏則倉庫吏之後

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

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更政

事更本司隸御史察過悉劾發陰私無大小不持

輟之輟也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政迎新交錯道路

中村苟容求全不敢下村懷危四顧常恐變

壹切落私者多二千石益輕或為易之或待

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二書章下其

之下眾庶知言易小失息則有離畔之

心前山陽亡徒蘇今等銑從更士難言莫肯伏

高平義以守相威權素爭也皆郡守也且諸侯相也存

或重悔之下詔焉二千石不為統二十石不以

或重悔之下詔焉二千石不為統二十石不以

或重悔之下詔焉二千石不為統二十石不以



以善也良人吏治百姓者有章効事留中會赦壹解不即下其事

中或經赦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切皆辭散也

禁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所以丁寧告

謂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恕臣子勿責以

備不求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

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畧當寬恕其今盡力者有所勸

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等初發欲

遣大夫使遂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言見在大天皆

召盤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

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舍

卒乃求所以明朝廷也

上老哀帝封事

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  
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元謀弑上為逆雲等伏誅  
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  
上欲侯之而未所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  
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

定謂改治也

撥去宋

弘更言因董賢以聞

弘曰劾削去月名也

欲以其功侯之

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  
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傳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

於是嘉靖御史大夫賈延土封事

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無何咸曰賢貴其餘并

蒙恩言賢貴而故賢得封而果寵也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

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暴章也延問公卿大夫博

士議即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

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

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說音不獨在陛下前定

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

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議蒙被也臣嘉臣延材驚不

稱死有餘責移也知順指不迂可得容身頃更延也所

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

上言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

對孝成帝直言策

承上

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

未瘳

瘳音瘳反瘳也

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

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

冠等內侍案脉

脉音謀切

幾危社稷殆莫甚焉

幾音依反

殆音危也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

事汲黯新雠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

亂之謀者寔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

厭未萌之故

悉音思也務聰明者廣視听也厭一涉反

賴宗廟之靈

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感伏厥辜書不

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為高陽侯

南陽太守寵為大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

陵侯後數月日蝕與直言嘉復奏事曰

臣聞皋陶戒帝舜曰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虞書皋陶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無懼以理萬幾之事也箕子

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

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周書

洪範載箕子對武王之辭也王食猶好和言如此則逆

正地而政也類經也書不愆地惡惡也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危國人傾側

不正民用僭差不壹君不中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

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自是以

後從心恣欲法度陵遲言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至於臣弑君子

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惠生言此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

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與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

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大言此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

有術記人之功忽於小過言此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

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

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不用掌幸上林後宮馮買人

虎圈猛獸驚出貴人言此刑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

五萬

此言雖嘉其善而賞賜亦不多

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

謝

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莫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屬之欲也

示平惡偏重

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貴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

衡見錢多也

見世之難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有加西

羌之變外奉師旅內賑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

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言燕出謂及文

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忿怒也

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

逐就國長撈死於獄替音葛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

內譏朝廷安平

西晉書西晉書卷之八

傳景陛下陛下有國之

內譏朝廷安平

西晉書西晉書卷之八

傳景陛下陛下有國之

時好詩書上儉節微末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

以回心也堂為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帝錄錄增

而已尊嚴也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帝之此

猶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惟思以義割恩輒且止思

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

治大第開門埤北闕王渠園池在城東

門使者護作護也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

尉給祠具長安有尉官道中過者皆飲食時於道中故

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獻宗

廟三宮猶不及此三宮天子也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



官並共見親親賜及蒼頭奴婢

十萬錢使者護相發取市物百賈震動賈言古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

者非一道路謹謹臣惶惑詔書罷苑而賜賢二千余

頃均田之制從此壞自公卿以下至于民名曰

今賜賢二千言賜賢二千若偕放縱變亂陰陽災異

衆多有姓詔言相驚言行西王披髮徒跣而走也

乘馬者馳天威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壽者策天之

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譴孔子曰危而不

類而不扶則將爲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竊

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願下

已之所獨御察衆人之所共疑日枉昔寵臣鄒通已矯無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罪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不是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寔不

上孝成帝書 承上

於是上寢不寐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程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卿漢汝昌侯陽新侯國傳

天地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三章

天子諸侯大夫士傳天子之命天子諸侯大夫士傳天子之命天子諸侯大夫士傳

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裂地不服

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言此就損害故今今聖體又不

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倭幸之臣陛下願爵祿

以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言此就損害故今主

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

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竟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

惠一縣至受千金杜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

皆同家之里謗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

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大夫

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

歲月日皆

得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已業緣私積求思

已過厚求以自恣不知欲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

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

問謂氣也

氣感相動

害及身體陛下侵疾久不平繼體未立宜思正萬事

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志不念高祖之勤苦

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

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

雖無道不失其天下

上為時諫也

臣謹封上詔書不

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

漢紀忌諱唯陛下省察

師丹

字仲公琅邪東武人

上孝哀帝書

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悒悒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

見論語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見

上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預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比類

卒暴無漸卒日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

位

年堅

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

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

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

通胡

臣伏惟人

情無子年猶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

要

考成皇帝深

見天命燭知至德

至德指

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

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

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咫尺

言常若

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

親下之德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助附何意不

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大傳陛下以臣詔  
師傳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錫黃金位爲三公  
職在左右左右皆去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  
異數見此大臣之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  
嫌於偽誠慙重責義不得不盡死言數上多